

癸

巳

類

稿

癸巳類稿卷二

野俞正燮理初

薪義

說文云蕘薪也薪蕘也蒸析麻中幹也柴小木散材單言之則薪蕘柴通詩漢廣錯薪有楚蕘則兼草木南山析薪匪斧不克小弁析薪地矣車輦析其柞薪白華樵彼桑薪棫樸芄芃棫樸薪之類之禮月令季秋伐薪爲炭則薪爲木此皆單言之也對舉則蕘薪草也柴木也蒸析麻中幹也詩無羊云以薪以蒸言牧人無事或樵采或析麻而解者曰蕘爲薪細爲蒸周官甸師云其徒以薪蒸役外內蕘亦言樵采及析麻而解者曰大木薪小木蒸禮月令季冬云收秩薪柴則是薪爲草柴爲木而解者曰大木可析爲薪小木合凍曰柴其訓釋由析薪薪炭之文不

悟彼是單舉可通之辭漢廣正義謂薪是木稱薪草亦言薪者
因薪楚通其義則因鄭之誤而益誤者也古草木通曰薪今草
木通曰柴究之柴从木是木薪也薪从草是草柴也各有本義
今燈草尙稱燈薪其義最正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荅何休皇甫謐

詩何彼襍矣毛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正義云何休言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娣姪如諸侯禮者義不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言武王五男二女元姬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按何休說見公羊莊元年傳注中今謂事無所出者言非雅證不當據之今檢古事堯以二女妻舜秦穆公納女五人於重耳季孫宿以襄公姑姊二人妻邾庶其此則秦穆明云納女與妻國禮別舜及庶其自二妻皇甫謐欲武王以次女作媵事不相侔或曰媵亦可言娶不必是賤左氏春秋成八年杜預注云古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俱存姪娣其說亦非媵爲將送亦爲僚從有莘伊尹晉并伯皆男子以送女則爲媵士昏禮改媵甚卑不得謂

之娶今能備姪娣以嫁女者而甘以女爲人媵且娶則當聘聘
富貴能備姪娣人之女爲媵皆非人情又無以指辭檢左傳魯
文公有二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邾文公有元妃二妃陳哀
公有元妃二妃下妃衛莊姜在位莊公娶於陳鄭世子忽娶於
陳齊侯又請妻之皆非同姓又非妾杜以事不可通乃謬爲娶
媵之說不知此是三官夫人見公桑禮惟元妃爲嫡不敢匹之
非卽是媵凡同姓異姓媵者皆以媵女先至女母家自女母家
至壻家故謂之媵若壻家自娶者何得名爲媵乎左氏成八年
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正義引何休左氏膏肓
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言異姓則否而不譏十年
齊人之媵其義爲短左傳記載實事言同姓當媵異姓不必凡
嫁皆媵非謂異姓不許媵今十年齊人之媵鄰邦加禮何當譏

之且休忽言備姪娣忽言博異氣則武王二女非異氣何必俱
嫁胡公詩有邠侯之甥譚公維私又有瑱瑱姻亞謚皆不問而
謂王姬當爲媵殆散發務逆常理之談矣

詩騶虞義

詩騶虞毛序言鵲巢之應與麟趾應闕雖但德化相應非必獸應鳥取符瑞也禮射義篇云騶虞樂官備也此詩異義引韓詩魯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正合官備之旨鄭君注禮未得毛詩用三家說云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吁嗟乎騶虞以歎仁人謂官備在五豝不合韓魯亦不合毛毛傳以騶虞爲獸或疑其名不見爾雅不見爾雅不足難之惟其義參差逸周書王會解有英林酋耳書大傳有於陵虞山海經有林氏騶吾史記滑稽列傳有騶牙與毛傳騶虞同是一物然毛云不食生物王會則云食虎豹其性更猛矣藝文類聚引瑞應圖下連毛傳後人引瑞應圖遂云得虎豹卽殺之不食也又牽合白虎古言麟鳳龜龍上應天象朱雀爲鳳白虎爲麟又言麟應中官則以白

虎爲騶虞今見宋書符瑞志開元占經引晉中興徵祥記所言

白虎騶虞均無殺虎豹不食之義傳又云白虎黑文司馬相如

封禪文云圖騶虞之珍羣

丹師古云從丹青之丹

之獸白質黑章說文

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大傳則以虞命馬取其善

走非取不食生物是山海經王會解書大傳均非助毛義者又

毛詞理不完周南吁嗟麟兮上有麟之趾語比義明則就所比

歎美之此云彼苗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苗者蓬壹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殪豝豝之後忽雜以白質黑文不食生物之

獸上擬其君辭既不達禮亦不順周官肆師疏引異義周南終

麟趾召南終騶虞皆是獸詩譜言麟趾騶虞皆獲嘉瑞是皆毛

序之蔽墨子三辨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禮樂記云左

射貍首右射騶虞均是樂章若圖而射之則更無取於仁義如

毛氏說也賈誼新書云騶者天子之圉虞者圉之司獸者翼五

羆以待是韓魯詩天子掌鳥獸官義左太冲魏都賦邁梁騶之

所著劉淵林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王

應麟詩考引本元張氏板本皆如此今六臣注本作田曲班孟堅東都賦梁鄒靈囿注引亦

同元張氏板本作毛然則騶虞者騶中之虞義長於毛者說詩

文辭意俱合漢書西河郡有騶虞縣蓋三分有二時方七十里

圉地連虞官名縣者如船司空縣名騶之虞船之司空名同一

也詩祈父云祈父子王之爪牙呼祈父卽呼王歎騶虞卽歎仁

君以人及人義同二也漢書東方朔傳奈何乎陛下吁嗟奈何

騶之虞陞之下學古辭同三也左傳魏絳述虞人之箴敢告僕

夫告僕夫在後吁嗟騶虞亦在後詩箴語次同四也難者曰詩

諸南惟甘棠何彼穠矣爲武王時詩文王時何言天子掌鳥獸

官不知制由後定如臯門應門之名又樂記周召之治在武王之
事太公之志後四詩說不同師不定是文王時作則天子掌
鳥獸官與樂記合五也難者曰騶虞是獸猛而善走故山海經
言日行千里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之乘同於大傳此則古
人命名皆有依取古以鳥名官豈得謂祝鳩不是司徒又齊世
家有泰誓蒼兕左傳有舟鰈不謂兕非獸鰈非魚亦不得以獸
與魚當泰誓左傳之文商子蔡使篇云騶虞以相監使馬能言
則騶虞無所逃其惡是牧者亦得名騶虞取善走也囿官名騶
虞大傳云虞不避虎豹也然則梁騶囿名騶虞官名又得一證
於騶虞之獸六也毛傳義有不安後人徒爭有無騶虞之獸於
詩義無當用采韓魯義以明之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不見所
出近韓魯說或鄭君射義注是齊詩歟

睨睨解

凱風云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睨睨好貌箋云以興顏色說也箋以傳好貌屬黃鳥顏色者綿蠻黃鳥傳云綿蠻小鳥貌其義一也按此睨睨好貌是人視黃鳥好也說文睨出目也睨大目也或作睨言人注目視此黃鳥如小宛云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此視黃鳥例也或曰睇視脊令見其飛因言其鳴耳此黃鳥止好音何用視之荅曰伐木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彼相鳥聲是此視黃鳥好音例也

木桃木李釋騶埤雅後

詩木瓜篇有木瓜木桃木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

桃詩投我以木桃是也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

於木瓜木李無義姚寬西

溪叢語謂是假果因斥鄭箋初學記六帖爲誤兼以孔子見苞

苴之禮行焉其語亦非寬誠無足取陸佃埤雅則云江東父老

視木實似瓜有鼻而不木者爲木瓜圓實小於木瓜而木者爲

木桃大於木桃而無鼻者爲木李其說合於本草其解經謂木

瓜百益故以投人於是木桃木李皆從其類按爾雅不爲木桃

木李立名而毛傳則有義可尋毛解木瓜云可食之木乃通釋

桃李加木之文也何以言之詩又云瓊琚瓊瑤瓊玖琚爲佩上

物須明加瓊瑤則美玉玖則黑玉無須瓊文說文云瓊赤玉毛

解瓊琚改云瓊玉之美者亦豫通瓊玖之義也王得臣塵史袁

文苑類編評引韓愈雪詩踏作瓊瑤迹疑是屑瓊瑤或以韓愈詩爲誤或謂說文赤玉爲誤則是乖戾之談文選謝惠連雪賦云瑤階瓊樹注引莊子云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亦見蜀都賦注今莊子無亦言樹枝似玉耳凡字有本義有轉生義瓊赤玉是本義美玉則是轉生義美玉色不止赤然無緣專定爲白也詩與玖連文固不得依說文爲赤黑玉亦豈得依唐詩解瓊玖爲雪白之黑玉乎詩他言瓊英瓊瑩瓊華則凡玉皆可言瓊猶之木爲桃李總名也詩一章言木瓜瓊琚以瓜皆蔓生而此瓜實生於木則曰木瓜猶琚有用石用珠之別而此琚實美玉則曰瓊琚此文言之相從者也桃與李之必生於木猶瑤與琚之必可知爲玉也一章言瓊琚則瑤玖皆加瓊故一章言木瓜而桃李亦皆加木此又文之避不成辭而相從者也知袁文說瓊之

誤則知陸佃等說木之誤毛傳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皆通三
章言之古經師解經一字而衆篇並明知瓊瑤瓊玖之爲辭而
木桃木李之爲辭與爾雅之不爲立名其意皆可見爾雅釋木
篇云栝木瓜是此詩木瓜也大雅抑篇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是此詩木桃木李也述異記桃大者謂木桃是無以處木瓜之
文故知古訓最闕遠埤雅之說今人猶有此名蓋緣詩生名而
不可以說詩陸於詩名物疊詠者解釋並工妙此蓋未當故聊
記焉壬戌十月泰安旅舍書

簫考

詩云吹笙鼓簧。禮月令云調竽笙簾簧。明堂位云女媧氏之笙。簫多笙簧並舉。或謂簫大笙也。明堂位注引世本作篇云女媧作笙。簫世本之意。止以笙中之簧。女媧所作。風俗通引世本云。隨作笙。又引世本云女媧作簧。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一切經音義七並引世本云隨作笙。白帖引世本云垂作笙。又單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文選長笛賦注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暴辛爲塤。釋名云笙以匏爲之。其中汙空以受簧。宋書樂志云笙隨所造。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隨應在女媧後。一切經音義八引古史考亦云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笙。蓋簧可無笙。笙不可無簧。故當先作簧。簫卽今簫子。通俗文爲哨子。嘯吹瑣。嘯口琴皆有之。其單用則曰哨子。亦曰叫子。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又云

並坐鼓簣又云巧言如簣皆單言簣謂巧言如簣者鼓歎子能
效鸞鳳百鳥之音言之巧者似之不得謂簣卽笙巧言如笙也
釋名云笙竽皆受簣亦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則漢別
有簣神仙傳云王遙篋中玉舌竹簣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
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是晉時猶以此爲樂器唐時樂器猶有
吹葉舊唐書音樂志有嘯葉銜葉而嘯又言六朝樂器有葉遶
史樂志有吹葉均在笙簫笛篴外宋陳旸樂書云今民間有鐵
葉簣削銳其首塞以蠟蜜橫之於口呼吸成聲樂工所習與儒
者文字不相通又其時人間自有長歎歎聚鳴鼓吹唇及兵行
巡哨之法儒者不知哨卽歎歎出於簣簣卽叫子因謂歎法不
傳簣只是笙唐以後經注文選注與古書時制俱不相協今以
世本推之知女媧破小管納舌鼓之名曰簣自爲一樂器其後

配笙又自爲一樂器於經史及時制皆可通也章如愚羣書考索謂簫當自爲一樂器其識甚卓路史則云隨作制笙簫注云隨作臣名語之怪陋由不知簫是一樂器自撰一語欲與明堂位並行云

○ 勺藥義

詩漆洧云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鄭以來謂卽今紅藥此乃
自牧歸葦之比韓詩薛君以爲勺藥離草或謂藥爲貽椒之類
陸佃以爲芍藥破血飲其不成子姓望文生義亦非說經正義
今案漢書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論
衡譴告篇云釀酒於罌烹肉於鼎鹹酸淡苦不應口者由人勺
藥失其和也漢人相承語如此蓋齊魯之義中饋日用物也

檜羔裘義

詩言羔裘屬卿大夫者則曰羔裘豹飾羔裘豹祛羔裘豹褭羔羊正義云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祛與君異詩但詠羔裘者謂諸侯朝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謂羔裘者檜君也狐裘者大夫自言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衣狐白惟不以錦衣褻耳正義言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在天子之朝則服之歸其國則不服在國視朝受聘服麕裘今案箋以羔裘爲檜君朝服則羔裘指檜君矣左傳云臧之狐裘臧非命卿亦狐裘知此狐裘爲檜大夫矣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言羔裘之君逍遙而已

翺翺而已日出膏曜而已有道之臣衣狐裘在朝堂豈不惟君
之思而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惟忉忉焉憂悼蓋君務逸臣雖
在朝堂不能有成道當去也傳云狐裘以適朝不云視朝知是
大夫以朝也傳云堂公堂也若君在堂不須言公堂知是有道
大夫在堂也序言君好潔其衣服詩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
闕大夫狐裘也箋云檜君朝服燕而祭服朝是潔其衣服先燕
後朝不自強頓改傳義今案傳義甚隱故爲申之

巷伯作詩義

巷伯毛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言初由讒被刑。詩哆兮侈兮。成是貝錦。傳云。自謂避嫌之不審也。引顏叔子魯男子事以證之。箋則云。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正義云。傳言此者是證避嫌之事。此寺人非能身爲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則正義依箋解傳而不知非傳意也。案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傳云罪已定矣。而將踐刑。故作此詩。箋云。自傷將去此官。是毛言此孟子以男女之嫌。譖人誣致其罪。枉得宮刑。定爲寺人。鄭言此寺人被譖在宮中不謹。或逕或重得罪。去此寺人之官也。傳箋截然不同。正義乃誤解傳意。王肅於此詩不標毛義。肅甘心與鄭爲難。亦有精力不到之處。

。逸豫無期申箋義

詩白駒序云大夫刺宣王箋云刺其不能留賢詩云皎皎白駒
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爾公耶爾侯耶何爲逸豫無期以返也慎誠也箋
云誠爾優游使待時勉汝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決之辭箋義
長也箋言自決之辭如十畝之間義謂王不留賢則賢者可去
今白駒以食苗蠶而來倘賢者留用貴爲公侯任重憂民則無
期以逸豫故當誠汝優游以遁思自勉蓋賢者不得有爲多有
逸豫優游之思以王不能留相謂宜決去也傳謂逸豫似公侯
於理爲弱以詩有萬壽無期思無期故就爲此言實則詩無達
詰此止言逸豫無時箋意反其詞以慰之言倘爲公侯則不能
逸豫矣詩緝言公侯不能逸豫羨其遁思之樂不如箋意深長

也

啟明長庚古義

啟明在日前長庚在日後其最明者詩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
啟明日旣入謂明星爲長庚但指其明者言之不定指何星也
論衡是應篇云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何如收詩言東
有啟明西有長庚或時昏見于西或時晨見于東詩人不知則
名曰啟明長庚矣其論最確按五星木歲星火熒惑金太白水
辰星土填星以古法歲星歲在寅則星在丑歲在卯則星在子
十二歲一周天熒惑二歲一周天太白一歲一周天然其行度
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又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
入三十五日又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辰星一歲一周天其行
度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填星二
十八歲一周天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

見西方爲長庚則專指太白而大宗伯疏引星備云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一周天惟辰星日行一度今法作詩者所不曉古法則如此是五星常在日前者惟辰星而太白有在日前時有在日後時啟明長庚不定何星但太白辰星當其位卽以爲名耳有兩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有長庚時

四月匪人義

詩四月先祖匪人。箋正義詩集傳言先祖非人乎。何使已當此
難世。無所歸咎。怨恨之甚。其言不安。正義引王肅言已不得祭
其先祖。王肅所造孔叢記義云。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也。左傳文十三年。季文子賦四月注云。思歸祭祀。然不能與祭
遂以先祖匪人詰其上。亦為不詞。歐陽氏修言先祖任用非人。
王氏懋言先祖不以子孫為人。陳氏啟源言先祖讀斷匪人乃
自指。金氏銓言匪人謂非比他人。皆望文生義。李氏黼平言人
為說文奇字之儿。仁人也。即中庸表記仁者儿也。之儿為相儿。
偶與忍字相對。今案人不必作儿。詩匪人當如中庸表記仁者
人也之人。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表記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匪人者謂先祖匪復以人意相慰
仁也誤
恤如下章言天子莫我有爲葛藟亦莫我有之有匪與莫其義
同也人與有其義同也冀先祖之人已天子之有已忠孝之人
懽切而詞悲也雲漢之詩曰后稷不克克刻識也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虞度也莫我有也不我虞也不克也匪人也同也詩無
達詁得其句例則達詁也

韎韐句讀義

詩韎韐有奭傳云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日韎韐所以代韠也傳意言韎韐之韎爲茅蒐乃染草也其下韎韐乃連文爲義箋云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箋意亦言茅蒐爲韎韐之韎聲也其下韎韐乃連文爲義上俱省之韎二字耳士冠禮韎韐注云韎韐緇韐也士緇韐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襦爲韎句韐韐之制似韠注意言韋染以茅蒐合茅蒐之音爲韎卽襦韎也其韐韐韠則同文選西京賦注引毛傳曰韎者茅蒐染草也不連韐爲文引書之體有此實則韎韐之韎爲茅蒐茅蒐則爲染草若單言韎則不得謂之茅蒐染草說文革部韐云防汗也韋部韎云茅蒐染韋也文各有當毛許鄭三君之文至當不可改易矣詩正義引鄭駁異義云韎草

名齊魯之間言韎韐

句

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鄭

意韎爲茅蒐合聲茅蒐草名也齊魯言韎韐之韎如茅蒐寫其
言當作韎卽蒨也蓋韎音古如謀詩正義儀禮疏自爲說皆誤

。文王元年鄭義

鄭康成謂文王元年己未魯隱公元年己未詩靈臺正義引三統證之諸經正義不知說天者古今不同不就經文敷說厥旨而引後世之法以淆之又不得鄭專用緯說此所云己未鄭亦本緯不用三統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十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然則文王元年當入戊午部三十歲戊午部以庚寅爲部首三十歲爲己未爲文王元年四十歲爲己巳爲文王十一年正義又引徧校諸本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此魯公謂魯惠則隱公元年當三百六十一歲又值己未是鄭依雒師謀數之且以文王元年當受命之年乾鑿度云天元甲寅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歲伐崇侯

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而爲此者孝經援神契所謂文王優游典薄乾鑿度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女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部也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使其子爲木塞水依乾鑿度言自甲寅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則文王受命當癸丑言入戊午部二十九歲則文王改元當戊午明年爲元年當己未中有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五年受命改元不在一年援神契同雒師謀但以改元爲受命其元年己未則皆同也是鄭旨也三統則漢書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紂爲十一年二年乃遂伐紂爲十三年武王伐紂年八十六後七歲九十三武王崩周公攝政五年後二年得周公七年十二月戊辰晦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伯禽俾侯於魯凡伯禽至春

秋三百八十六年隱公春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數三統
之文四百歲者上不數伐紂下不數隱元謂中距四百歲文王
受命元年及隱元首尾四百十四歲文元己未則隱元王子隱
元己未則文元丙寅鄭不用三統明矣大衍妄引三統舊說隱
元己未克商己卯三統部數具存實四百二歲而以爲四百一
歲推數不明乃妄毀古憲且三統並不言隱元己未周語伶州
鳩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三統推之云張十三度史記天官
書云攝提在酉歲星居午是伐紂當酉歲唐志麟德法李淳風
推之云周師始起歲在降婁蓋太歲作噩之誤則隱元當丑歲
寅歲而執歲星超辰之說者說自有據然不如從緯之合古法
至後人又依史記推爲戊子歲依漢書推爲己卯不知用何法
也

韓奕燕師義

韓奕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又云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又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躬奄受北國案禹甸梁山必當爲禹貢之梁山在今韓城鄭康成時所謂燕去禹貢梁山甚遠故以完韓燕師爲古平安時民衆王肅則以召公薊燕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卽此詩韓城世謂寒號非也水經鮑邱水注潞潁陵堰東有梁山引晉元康時碑魏嘉平時潞已有梁山名聖水注誤引鄭箋追緝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爲韓東遷於是禹甸梁山之名改今案燕乃蹶父國也周初有燕有北燕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注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云世本燕國姑姓也漢書地里

志東郡南燕縣云南燕國姑姓黃帝後今衛輝之封邱地其國
春秋前及春秋時正謂之燕鄭語成周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
泉徐蒲及此詩燕師皆西周時名隱五年燕師及宣三年左傳
鄭文公姜燕姑其祖爲伯儵其後石癸亦稱之曰姑吉人也說
文姑云百儵姓此詩云韓姑左傳有燕姑則蹶父本燕支庶春
秋時南燕止稱燕也其在薊之燕正謂之北燕春秋納北燕伯
高止奔北燕史記燕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是其證
北燕後強大乃獨得燕名後人反以燕爲南燕作奕詩時薊不
單名燕也詩言韓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則蹶父姑姓爲厲王
婿以燕公族入爲卿士詩言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知蹶父不在
燕人居周已有族里如魯凡蔣邢胙在周圻內詩言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奄受北國韓城在河西居鎬東北得受王命爲北諸

侯長蹇父亦得假王璽用其國人爲韓築城如晉人城杞亦戚
好赴役燕韓事同也鄭永思南燕姑姓故疑之王符潛夫論志
姓氏云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是亦不知燕韓之地
何在王肅乃以寒號城爲韓侯城後人多喜其說於詩之燕與
姑不能通也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其分序置篇端當始於箋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羹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

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茨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翟
勒面纘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移在
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
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溢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
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
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關雎序下正義
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今案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
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
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王正月義

春秋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逸周書程寤解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大開解云維王二月小開解云正月丙子皆文王時書柔武解爲武王時書則稱一月然則稱正月及冠月以王皆文王時文公羊以王爲文王是有切證且稱年亦自文王豐保解云維二十又三祀小開解云維三十又五祀此通未受命則商曰祀也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命改元則周曰年也武王不改元而柔武解有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有維王一祀小開武解有維王二祀寶典解豐謀解有維王三祀則但數武王卽位之祀與承受命之年不相害武傲解有維十又二祀大匡解文政解及書洪範有十又三祀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成王時復

稱祀者以克商之事言之專言周事則稱年金縢所謂既克商
二年也書序皆稱年者孔子時文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
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
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
劉向爲穀梁學其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
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
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周之爲國始曰邠繼曰邠
至文王曰周竹書及帝王世紀夏父改國號
曰周王肅皇甫造文以害經當文王時正建丑
朔雞鳴文王受命以建子爲正夜半爲朔以是年爲元年唐梁
肅曰不然孔子憲章文武故書序併敘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
九年何緣併敘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文各有屬也宋

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爲正朔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卽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不知周家制度皆本文王夏殷生稱王而自帝禹至帝辛追稱皆曰帝故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爲王后稱武王爲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其號爲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况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爲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王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曰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

書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明文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既事諸侯助祭著之天下也書君奭云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又云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云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則寧王受命卽文王宋人惡言寧王受命乃于書注改寧王爲武王以避之適與緇衣相反且君奭又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又云乘茲大命惟文王德經史皆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百年後人忽泯滅其事實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辭虛名收實利也然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語也武王以後之王所謂今之王古之

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愚悖言民無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不知前殷後秦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
王正之義也魏晉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于其時
稱帝正月宋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
筆一王字於誓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
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先配後祖義

左傳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計其行四日則在陳三日也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曾子問正義引鄭注云祖者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又引賈逵服虔以祖爲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後乃始成昏譏忽先配也此傳正義引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後祭祖無敬神之心今杜集解則祖爲告廟今按祖道說是也杜言後告廟忽出國無不告廟禮白虎通言娶不先告廟援士禮言之若世子及卿大夫出疆必告廟也賈服言大夫以上三月後成昏以避儀禮士親迎夕入室之文又成九年季孫如宋致女服亦言成昏其說非人情不可用計忽在陳三日則

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謾
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卽行苛辭詈之詩奕二章言
韓侯出祖四章言韓侯娶妻是鍼子所依託義耳以誣道神爲
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
公名元孔烝鉏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
齊歸公不憾晉史趙曰必爲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
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爲典要一也

晉一軍爲諸侯義

左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襄二十五年子產言天子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蓋專指晉言之晉始以一軍用同制也時晉地不止方百里但取實地萬井六十四井爲車一乘萬井得百五十六乘尙有十六井不單出百五十六乘爲萬五千六百人除炊家子樵汲固守衣裝廩養三千九百人得萬一千七百人補以羨卒在行間成一軍也昭公五年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氏爲軍名是卿有百乘之家卽得成軍諸侯地及同亦成軍圻則實田出兵車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備此數不單出也

燕祖齊社義

墨子明鬼下篇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按說苑臣術云魏翟璜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時以閒暇祖之於野是非祖餞蓋所謂馳祖者也男女屬而觀如今人看洗象其云齊之社稷春秋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傳云以是爲尸女也注言主爲女往意謂爲娶哀姜公羊傳則云公一陳作也謂越境淫於民間公羊又言三十一年築臺於郎臨民漱浣則此如齊觀社實爲觀女人魯語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言齊社觀之者衆還冤記載墨子事作燕之沮澤當國之大祀是不知馳祖之制與齊社之事而專改古文也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策書記事之法策書以次書之不能豫空策以俟補書又不可卽所聞書之故書以來告之先後不以其事之日月先後也周大事多不見春秋實由不告後人不明策書法乃疑傳文又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傳云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據經傳有十一月乙亥齊將丁亥慶封伐西門癸巳天王崩與乙亥相距十九日十二月乙亥朔齊改殯莊公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此年當有閏十一月甲

寅是閏月十日策書所載參錯左傳釋以故書云云以發策書
新意益以見策書不告不書之正法是年杜注推排非也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葬陳哀公亦據楚告書之非曾會葬也其他非曾葬雖周王亦
不書無所據以書也杜云曾會袁克正義言葬有常期不待赴
按傳袁克忠而不能葬曾無緣會之陳滅國豈得有常期注疏
之誤可知

涉河侯車敗義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秦伯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注云卜人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言之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故詰問之蠱于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喻晉君其象未聞注言晉侯車敗合傳文觀之其義是也方苞左傳義法舉要謂三敗是三戰劉炫規杜以爲秦伯車敗顧棟高杜注正謬以爲秦侯車敗毛奇齡謂艮爲側震震爲車爲諸侯側震則侯車敗今俱不取依杜注推之案卜人兼筮應別有雜書不

通三易則惟用雜占及周易也周易蠱彖云元亨利涉大川是秦吉涉河也詩關雎正義云北人謂水曰河不必黃河但利以涉往也艮爲木堅多節中車材三至五互震國語云震車也二至四互兌兌爲毀折是車敗艮爲外卦主敵故知是晉之侯車敗也巽爲近利市三倍故曰三亦互兌毀折故曰三去艮爲狐見九家又爲手又再爲狗虞翻作爲拘爲狐爲手拘故曰獲狐艮爲狐坎亦爲狐艮得乾上九居蠱上爲外卦主故曰雄狐狐蠱爲敵之主三去而獲蠱之雄狐故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蠱爲巽歸魂三世之卦三爲艮爻爻辰則值辰巽巽爲貞氣盛定爲手拘狐也貞風悔山以下傳文義自了晉侯果車三敗而至於韓

越國鄙遠義

越國鄙遠春秋戰國時最多齊有廩丘鄭有州有祊邾戍過魯
魯田在許杞田在成晉有范有戚又有烏餘之邑卽大夫亦有
之晉有欒氏州邑范趙韓皆欲之齊以朱地封秦涇陽君趙以
靈邱封楚春申君魯桃在今泗水萊柞在今萊蕪而以萊柞爲
桃山皆鄙遠之證鄭語號鄆十邑皆有奇地亦內外傳相應僖
公三十年晉秦圍鄭鄭謂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言晉
大國數欺秦秦難越之以鄙遠明他國不難也至晉文公卒秦
潛師欲得鄭是謂晉襄無能爲欲循越國鄙遠之事其義互明
矣此事在左傳甚多而義甚隱故言地里者多有地遠之疑

○ 兄弟辭解

公羊言兄弟辭者言以兄弟故爲之辭。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公羊傳俱云兄弟辭也。何休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任城人以所聞知之可知漢人猶有此名以證大司徒聯兄弟曾子問嗣爲兄弟之義然實非公羊意也。僖二十年郕子來朝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云郕子者何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言何以爲之失地諱可以兄弟爲辭與此蕩伯姬杞伯姬二兄弟辭也同乃平莒辭取向也葬陳靈公葬蔡景公君子辭也之辭何以知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云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辭窮也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不通者言婦人無外事不得以母命辭通使而此蕩伯姬杞

伯姬得通逆婦求婦者以係與公爲兄弟故可通春秋不譏者
可以兄弟爲之餘辭辭得通則辭不寢是辭之義文十二年子叔
姬公羊傳云母弟也是兄弟之義也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
秋爲春秋今以公羊爲公羊當如此

。星孛義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孛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云孛之爲言猶莠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注云妖星也亦謂之孛則春秋於彗謂之孛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亦是彗也孛是其義彗欃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厯門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孟康注言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祲星然則彗孛飛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恒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爲彗孛古天官甘石記星多少不同古天理星勢星大贊府星大理星五諸侯星天籙星農丈人星天田星離珠星土司空星今皆不見

華蓋星本十六今止四耶位星本十五今止十扶筐星本七今止四司祿星本二今止一天壘城星本十三今止五羽林軍星本四十五今止二十六觜之座旗本九星今止五井之軍井本十三星今亦止五其餘無名小星因彗孛而消亡者益多矣星有消長如山崩山出不足驚怪明史記萬厯時策星旁新出一星是可證也

作邱甲義

古尼兵皆在民間費蓄敎乃甲冑敵乃干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備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漢書刑法志亦言周甸兵車一乘干戈備具春秋時有授兵者蓋新作兵器或急發兵用在官之人不發民兵器如楚授師矛衛懿公時國人受甲鄭授兵太宮爭車又鄭災授兵登陴皆非通制故別言之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亦六國民兵漢因其法乃始有家不藏甲兵器不鬻於市之說著於禮記又言武王克商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其實三代人不知此法也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公羊傳云譏始邱使也穀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所能爲邱作甲非

正也蓋備齊亟使成之左氏師說則云使邱出甸馬四牛十二
甲士三徒七十二人之賦元有李廉者謂甸出一乘止出一乘
之人甲車馬牛決非邱甸所出近顧氏棟高謂其言卓哉周禮
不足信而信李廉又引晉惠公乘小駟禮有官校書古文有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以爲官出牛馬之證然則府兵以
後兵各有庫馬各歸廐何以官又有武庫牧場不習古制當知
近事此之不曉且疑民間無處牧牛馬夫民間牛馬散在私地
惟官牛馬以聚而多宜別籌牧地顧疑無處牧之是疑官牛馬
其所疑與所說相反也

左傳天使義

左傳宣公三年云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祭之之明日而亡天使者使讀去聲世人汜言神道也燕姑初夢一不識之神繼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以爲此神殆天使也云爾舊說以爲上天之使命因以詆左傳非也哀七年傳云曹人或夢厥君子立於社官亦以見多人皆貴人狀因稱爲厥君子與此兩言天使同也新序宋景公熒惑星事云熒惑天罰也論衡變虛篇一作天罰也再作天使也龍虛篇云以龍神爲天使指瑞篇云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是左傳之義也史記趙世家云原過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

可見自帶以丁不可見其竹書言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襄
子遂祠三神于百邑蜀志糜竺傳注搜神記云求寄載婦謝去
曰我天使也宋書五行志及太平廣記載幽冥錄云婁縣女風
吹至吳郡言我天使也九江記云晉元熙中新贛王植遇二蛟
共言非人非鬼神乃天使也皆習言不可知之神道爲天使知
天使連文則無譏于左傳趙嬰之事傳言趙嬰祭之定非祭天
又左傳燕姑夢天使謂已昭九年傳武王邑姜則云夢帝謂已
卽左傳天使非天帝之證史記趙世家言王澤天使又別言夢
之帝所則史記言天使亦與天帝別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也漢書王莽傳臨淄昌興亭長辛當夢人言吾
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嘗謂王莽讀金
縢誤解公命讀左傳誤解天使以致自亡其家族也

春秋城虎牢義

魯襄公二年城虎牢春秋記之者仲孫蔑在會用此告廟爲功且魯人赴役當記無喪貶義十年又城虎牢不記者魯不與役但與戍耳或謂二年之城仲孫之謀關天下大計則不然晉實負鄭鄭以楚共王待之厚於禮不當從晉諸侯得鄭虎牢強城之將久病鄭鄭暫屈服既復得虎牢則因其城以拒晉至九年晉又奪虎牢十年又城虎牢十一年三駕而後服是服鄭非二年城虎牢之效且仲孫此事亦非爲晉實以害齊而魯君因此大受其辱且仲孫亦不能自爲此謀也當是時魯惡齊魯仲孫尤惡齊崔氏元年鄭之會崔杼於晉有違言仲孫蔑陰以告晉知密而實不能得齊隙也二年齊人召萊不至其夏晏弱城東陽以偪萊仲孫蔑以爲此奇謀也秋會於咸因舉齊偪萊之策

以媚晉且冀齊不赴役因使晉害齊左傳云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偏之又云請城虎牢以偏鄭明蔑用弱之謀也左傳云知罃曰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鄭事將在齊明晉魯之初謀料齊不赴功也齊人亦知其意則赴役與城偏鄭而晉以齊大國重之則沒魯之本謀而反親齊以疎魯於是魯懼二年秋方赴役而三年春公如晉稽首矣時公六歲降位失禮蔑實相之蔑之辭曰魯介在東表密邇於齊惟晉君是賴敢不稽首然則齊偏萊不料魯竊其謀以害齊晉偏鄭不料鄭因其城以拒晉魯害齊媚晉不料晉反親齊疎魯而魯自疲其民反辱其君春秋時人情陰鷙剽忽如此誠不臧也聖人於此豈有取焉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楚子木尸盟春秋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衛陳鄭許曹子朱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注云孔子追正之按此左傳所記事是其解義非也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不書盟左傳云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亦楚尸盟注云先書趙武貴武之信故尚之乃推襄二十七年傳義檢定公四年召陵之會據傳盟長衛於蔡而春秋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是所序者會也亦先蔡下云五月及諸侯盟于皐陂則先衛而春秋未及載也又祝鮀引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而春秋傳二十八年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是春秋前後所書列國之次皆以會言之其載書列名告神之次魯史本所不記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祝熊所引與周府所藏者合若孔子可以追正則晉主盟者春秋何所取義蓋改蔡衛鄭於齊宋之後是知所書爲會會盟各異次春秋盟于某者皆別爲句宋先晉踐土先齊宋畢鯁先宋蔡皆非孔子所改蓋所列者會次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序諸侯位次者左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而書盟于扈蓋知位次屬會非載書名次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先晉國語則云吳先歆亦會先晉盟先吳故景伯言吳以伯召諸侯若以魯見晉是以侯終左傳亦是吳爲伯也鄭元傳元不悟會盟異次乃疑國語不實傳元謂國語非邱明所作故亟標此義焉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複宋衛朴推春秋三十六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隋志劉孝孫已得之此二比月食爲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夸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高帝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

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熙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由其時日月災眚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曰日有食之月又食若日食不言又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爲日又食不知景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文相去不遠注史者不能互校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爲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望日食等也漢書文帝紀移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酉日有食之，十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亦史書謬複。魏晉宋紀無此類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歷注君文臺云：此姚興時天水姜炭三紀甲子元歷所推，但以算置之，不復檢史策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引隋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類月日食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類食，羌無故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三月，元經元康九年

十一月十年正月皆日有食之亦非其理且短書不足校鄭樵
通志災祥略晉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十月丙午朔首尾六十
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
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永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
尾百二十一日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二年正月丙子首尾八
十九日宋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
十一日梁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月辛丑朔首尾百五十一
日干支皆非其理樵不知數編排謬複也魏書天象志延興三
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
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紀不載是年爲宋
元徽元年二年通志采之南史止載元徽元年食無二年食大
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天文志載日食順帝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無口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而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複也日月之行實有一定不差錯宋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十一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解又所記止七食檢宋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邁所見七食由流書蔽虧一處見之他處卽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十一十二月十七十八頻食之非也日無十四十五二十二食之理月無十八二十二十一食之理月無比日食之理日無比

月食之理然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記之何也
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爲春秋則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
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之比也

械林羅汭萊山義

襄公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又進至械林舊說卽成林今
華州地不得在涇西蓋濟涇而南也昭公五年吳敗楚于鵲岸
楚子濟於羅汭次于萊山入南懷及汝清鵲岸舒城地南懷汝
清皆淮上地下云觀兵于坻箕之山在今巢縣河南志謂羅汭
在羅山萊山在光山而湖南志謂羅汭爲湘陰萊山在醴陵當
以河南志爲是古地里當知大勢所在不能尺寸知之

夏汭考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注云夏汭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今案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櫟麻棘在今亳州櫟在今新蔡麻在今碭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其時楚備吳在今廬鳳嶺又五年傳云遠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繁陽在今上蔡合數文求之夏汭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於壽州北入淮其西肥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州龍山湖於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汭當在下蔡西南夏肥水之汭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施君彥士云

章華臺考

左傳昭公七年楚靈王爲章華之宮注云南郡華容縣楚子成章華之臺注云今在華容城內華容今監利地湖廣通志言監利東北三十里章華臺西三十里荆臺又言江陵城東南十五里沙市有章華臺按水經注江水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武言因楚王豫章臺得名是江陵非章華也魏書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注云有章華臺今陳州商水縣志云縣西北三里有章華臺江南通志云亳州有章華臺故址由乾谿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俱云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就者非所都治如後言行在世家又言十一年次于乾谿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是章華必在乾谿昭公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祭公止周穆王穆王獲沒于祗宮以感靈王靈王不食不寢數日不能自克

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與史記樂不能去台國語云靈王有章華之臺伍舉曰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城如魯築臺于郎于秦于薛也陸賈新語云楚靈王作乾谿之臺高五百仞賈誼新書云翟使之楚楚享之章華臺三休乃至上卽所謂高五百仞者是西漢人以章華爲乾谿臺也後漢書邊讓傳讓陳留人作章華臺賦云楚靈王旣遊雲夢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言自南行又遊行居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猶有人守古說宋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僕臣臺義

左傳昭七年楚申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十等俱就王公言之爲在官者大夫臣士如周官其長率所屬能臣之大夫與士汎列亦同朝不相臣也皁者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無爵而有員額者非今皁役也士則衛士之長輿則輿也謂衛士無爵又無員額者隸則罪人周官所謂入於罪隸漢之城旦春輪作僚勞也入罪隸而任勞者其分益下若今充當苦差僕則三代奴戮今罪人爲奴矣謂之臺者罪人爲奴又逃亡復獲之則爲陪臺自皁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昭六年楚棄疾誓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隸僚僕臺以次而降知臺是僕亡復獲者無宇云無所執逃臣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知

陪臺是指言第十等臺者以無字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逃僕
以爲臺始有十等數也服虔謂阜造事與厥佐阜隸屬于吏僚
供勞事僕豎主藏臺下紿徵召事分職別何謂相臣乎

左傳執政解

執政者主司其事昭十六年左傳鄭孔張立於客間執政禦之
注云執政掌位列者謂執此位列之政非官名也春秋大事表
列執政爲鄭獨有之官失注意矣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
爲政注云爲政卿此則注說非也政卿是右師司城主火政也
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爲之注云昭子以三命爲國政此亦注說非
也魯禮叔出季處賓客之事叔孫所主司昭十七年郊子來朝
亦叔孫問之知是爲賓客之政他客來不言叔孫爲政此爲季
孫所陷故特言之若叔孫爲國政則有司不敢從季孫矣叔孫
本以再命爲卿以十年伐莒之役例加三命亦爲卿而已不爲
國政如齊命卿國高爲政自管氏也宣二年宋羊斟謂華元曰

曠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宣十二年衛救陳孔達主
其議十三年晉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此五言
政皆同大射禮云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以射則司射爲
政也

患失而惑義

左傳昭公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注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注蓋言懼悞學致害爲患失而惑也正義云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于此言謂此言有道理則正義以失而惑爲他人非注意也且注亦非是惑者疑也失卽害也害卽失也閔子馬言周人多不說學及大人聞之初恐不學有害而疑此不說學之言繼則多聞是說而大人又爲不疑之言以自決曰可以不學不學無失也是風俗旣成大人亦誦言之苟且凌替則真失也害也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卒季孫孟孫歸罪於叔孫初叔孫豹卒季孟以舍中軍誣之及是婁以公出後三十日卒季孟又以逐君誣之其父子之受誣皆以其死之時非也公伐季氏時叔孫在闕季氏不敢枝而叔孫氏之司馬嚳戾逐公徒孟懿子則殺邠昭伯而親伐公徒公乃出是爲惡逆者孟懿子而禍本則季平子也迨公出而昭子卒季孟赴於諸侯則言公伐季氏而叔孫氏之司馬逐公故二十七年士鞅之言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許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是魯赴晉之辭不及孟孫氏蓋當日季孟之謀其情事如此士鞅謂季氏有天贊民助而弗敢宣苟躒使之歸祭及其死也欲以君玉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是季氏於公出後已改

步爲君者八年非米衛君臣時爲魯請則孟懿子必追殺昭公而推戴季平子矣故齊伐魯則成願受之二十七年孟懿子又與陽虎伐鄆二十九年鄆潰而公不復能居魯郊孟氏之不欲公入其惡逆甚於季氏也叔孫昭子不殺穢戾或爲季孟所制小人道長於斯極矣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春秋大事表言春秋時無人引儀禮此不足異也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句大凡禮制張設不必人人皆行要其相去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爲季孫立悼子季氏飲大夫酒臧孫爲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按燕禮大夫賓席外有公孤席在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近主人爲主人屈也公與客燕亦大夫介爲賓記有苟敬則聘賓之鄉爲之席於阼階之西北面亦以近主人且敬之使異於燕賓燕介且異於賓席左之卿席也臧孫命北面席則是燕之公孤席彼云東上則猶有相次者皆不加席而獨重席召悼子卽阼階西之北面苟敬席表異之使知此會爲悼子設也及旅召公鉏使與齒則阼階西北面之席本東上有相次之禮其無加席

則緣禮制以折公鉏使禮降於悼子又特牲饋食禮既加爵嗣舉奠北面拜受尸解啐酒受肝食肝其人爲嗣子其儀名舉奠在文王世子爲上嗣而大夫少牢禮無之所以避嫌臧孫以飲酒無主人嗣子受酢之禮無以定之因緣苟敬位又自北祭尸而上北上嗣下北特牲嗣子以悼子爲舉奠明悼子爲主人之嗣也非常時見行儀禮卽季孫亦不至失色大夫亦不明其意悼子亦無由立昭公二十七年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注云齊侯請自安不在坐非也燕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鄉飲酒禮云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鄉射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禮辭許則請安者俱欲賓安坐盡歡傳言請便夫人見必賓許安而後可使夫人見

又稱夫人之名是齊侯自請知齊侯在坐卽儀禮請安法也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設之闔以餅水沃廷曰夷射姑旋焉私出者襄十二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之私卽傳之旋注云避酒非也闔乞肉者燕禮坐取薦脯賜鐘人於門內闔不知其私以爲賔出有薦脯故乞之夷射姑以私出無脯致生彘知其時行儀禮取薦脯法也後儒不明其意故不覺之

。製解

說文云製裁也蓋未成衣如今斗蓬與袂連文袂正斗蓬說苑
復恩云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致吳赤市亦裁料也說文又
云蠻夷衣績漢書禮志云大髀倭子赤幘皐製如今番子袈裟
亦無裒也詩七月正義引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以爲鯉裘杜注
左傳則一爲裘一爲雨衣定公九年傳云齊東郭書皙黻而衣
鯉製注云製裘也乃望鯉文生義按其時爲周之秋當斗指午
未申三月不當衣裘鯉製是鯉色斑然斗蓬耳哀二十七年傳
云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鄭告急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注云製雨衣也按其時亦在四月後八月
前當周正五六月自不衣裘然齊師遇雨時在濮不濟子思
古說是國參在鄭不與墨宏同行及鄭知之又使人至軍爲日

已久無緣定知出馬日亦雨亦不定知不雨則製亦是斗蓬通
言雨衣可也以為裘定非也

左邱明作左傳論

古人毀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漢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秘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爲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敘者。已事無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爲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爲表裏。事理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

邱明授曾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或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門而續經至孔子卒非所敬愛誰能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其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故以授曾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爲表裏者太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啖助趙匡陸淳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屬爲古之聞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夸後人因疑左傳至悼

四年國語事遠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附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續經會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惡巧言必不作左傳又言爲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當誣以巧言史策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佞爲忠飾狂作聖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尙不明其趣奈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賢也

春秋左傳書式考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儒林傳云賈誼爲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三十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徵受業於歆逵傳父業南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者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十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居十八

卷首識其失而不改也杜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正義云言集經傳解之與他名集解者名同實異正義之說非是杜謂集古劉賈許頴之不違者以其解隨經年傳年先後相附先見傳者則經不注先見經者則傳不注故名經傳集解不名集經傳解也以漢志傳及杜十八卷首注言之知合經傳及分卷皆劉歆賈逵舊式作服虔注爲左傳單行本

書魯語後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招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法禮而諱是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卿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庄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也况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父文伯病死其

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
二十八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蓋定五年陽虎囚
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
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
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
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
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采之誤謂文伯不隨孔子又益之云
夫子問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
善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
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
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逸則是不孝非儒者所
宜言也故論敬姜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